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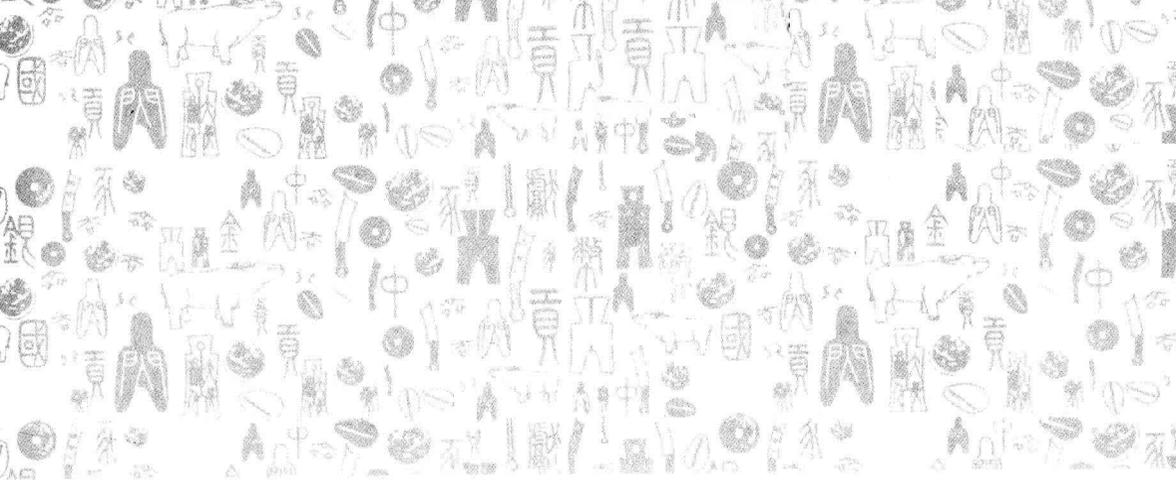


金融可以 颠覆历史

挑战世界
金融故事的
观的

长江商学院最受欢迎的金融史课程精华
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首部通俗财经大作

王巍◎著



金融可以颠覆历史

挑战世界观的金融故事

王巍◎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金融可以颠覆历史 / 王巍著. -- 北京 : 中国友谊
出版公司, 2013. 4
ISBN 978-7-5057-3182-0

I. ①金… II. ①王… III. ①金融—经济史—研究—
世界 IV. ①F83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46435号

书名 金融可以颠覆历史
作者 王 巍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010-83670231
印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700×1000毫米 16开
16印张 200千字
版次 2013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3182-0
定价 36.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1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推荐序

为什么金融观念很重要

结识王巍多年了。每次和他见面，讨教金融市场和企业活动的实情，总是很有收获。他的语言表达有特点，能把复杂的事情讲清楚，还能把故事和道理讲得极其生动。这位浸淫市场多年的实干家，从来没有因为学院里的书生朋友不解实情而懒得对其讲明白。他蛮有耐心，总记得他叙述时一副诲人不倦的模样。

他也常有令人意外之举。去年年底参加他参与组织的一个读书会，开场前看投放在墙上的视频，才知道这位老兄已经在天津、北京、苏州等地创办了数个金融博物馆。说是访问华尔街金融博物馆时受到一点“刺激”，回来就筹办中国自己的。从画面上看，金融博物馆蛮像样的，定位于民办公益事业，分文不取向公众开放。北京的金融博物馆在朝阳公园内，哪天一定要去体会一下。

几周前，小渔童女士传来王巍的一部书稿：《金融可以颠覆历史》。这倒不意外，因为王巍早就在商学院任教，我也曾经耳闻过选他课程的同学对他任教水准的定评。这也符合我喜欢的传统：遥想古典时代，在格拉斯哥和爱丁堡的咖啡馆里，商人、工匠、学者和神父打成一片，切磋交流，讲起来还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之所以在那个经验主义氛围里诞生的条件。王巍有实战经验，讲话言之有物，何况为了办金融博物馆，他

和他的团队先要梳理金融脉络，下大功夫，如今用文字写下来，当然是可读之物。

翻开书稿，不久就读到：“我们需要一个启蒙，金融观念的厘清是唯一的起点。这本书就是为年轻人，也包括企业家和金融家们讲述金融历史和观念的。”我想，这是作者的明志之句，需要呼应一下的。

为什么金融观念很重要？据作者之见，“缘于我们有太多的金融观念似是而非。而建立在这些糊涂观念基础上的思维模块混沌不清，但常常潜意识地支配着我们的金融思想”。这是说，深藏在人们观念里的“想法”可不是无关宏旨。观念影响思维模块，作用于金融思想。思想受了影响又怎么样？那就表现为行为，因为人的行为说到底就是不断的选择，其中思想的选择——做什么、不做什么——常常是实际行为的第一步。

这些我都同意。或可加以补充的是，观念一旦流行，不仅影响自己的选择，还会影响到他人——很多很多他人——的选择。直追下去，可以影响社会经济的走向，甚至让很伟大的文明在很长时间内岔到一条歧路上，多少年也走不出来。

由此看，观念至关重要。因此我们也更加理解这本书的取向：金融事件固然重要、金融人物固然有趣、金融故事固然传神，然而，最要紧的还是正确的金融观念来充当灵魂。否则，依托含混不清的思维模块搞推理，受错误金融思想的支配解读过去、现在与未来，那么人们还是摆脱不了可悲的路径依赖。

这就带来了新问题，从哪里才能获得正确的金融观念？把这个问号想下去，麻烦一大堆。从根本上说，“正确”本身就是问题。公说正确，婆也说正确，究竟谁才算正确？这个方向想到底，唯有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思想正确不正确，只能在开放的环境里才可明辨是非，才可能在假说、怀疑、推翻、辩驳、验证的无穷尽的思想过程中，不断逼近正确。

读者会说这个答案太哲学化了。那么好吧，我们具体一点，对任何流行一时、大家都以为绝对正确或不假思索就认为正确的观念，推敲一下吧。拿什么来推敲？拿真实的金融事件（无论历史的还是当下的）来推敲，换一种思路来推敲。这也许接近了本书的主题，以重新梳理过的金融事件和金融脉络来“颠覆历史”——其实历史早在那里，真正可以被颠覆的，是人们对历史的看法，是蕴含在历史叙述中的观念！

以“格雷欣定律”（Gresham's Law）为例，那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劣币驱逐良币”。据查考，这个术语第一次出现在英国1560年有关反对银币成色不足的公告中，相传是对伊丽莎白的通货改革起过决定作用的格雷欣爵士所创（虽然在他的手稿中没有发现相关的叙述）。这个“定律”说，如果多种货币流通，那么成色不足的那种货币（“劣币”）会把成色足够的“良币”从市场上驱赶出去。

从本书提及的在银币中加注了廉价金属的罗马皇帝尼禄，一直到近代英属美洲和西印度群岛殖民地，“劣币驱逐良币”之事时有发生。人们以日常经验推断，似乎市场交易中的那些败德恶行（如假冒伪劣），总是在竞争中具有成本优势而容易打败良行，所以“劣币驱逐良币”还常常超出通货领域，被应用到更为广阔的环境中。比如当下大陆消费者不信任本地牛奶，一股脑儿出境购买，问以何故，答案一般是“劣奶驱逐良奶”。

但是，如果把时间拉得很长很长，上述“定律”就难以验证了。我们不妨问，尼禄皇帝的劣币于今安在？当然早就没影了。其实，自古至今，中外劣币何其多也，但没有一种货币因为劣而在历史上站住脚的。进入法定不可兑换的纸币时代，造劣币连廉价贵金属都可以省下的，直接开印钞票就是了。从美国的绿背钞票、威玛时代的德国马克、蒋委员长的金圆券，以及2009年宣布把10000亿面值的钞票删除12个0当1元用

的津巴布韦元，不一而足。但是追问它们于今何在？很一致，长期来看这些劣币统统都消失了。

代之而起的，是良币，至少相对于垮台的货币而言，多少良一点吧。1949年以后的人民币，难道不比金圆券好到天上去了？2010年之后津巴布韦实施的美元化，公道地说，也比原来的津巴布韦币好很多。不是“劣币驱逐良币”吗？为什么从长期看，反倒是良币驱逐了劣币呢？

从观念里找答案吧。原来一时得逞的劣币驱逐良币，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那就是“当总流量不足以满足通货的需求”。也就是说，市场里待交易的商品服务量大，但流通的货币不足。在这个前提下，成色不足的贵金属货币或者纸币，照样可以充当交易的媒介，帮助商品转手，所以照样也被看作“良币”——真正的良币反倒被替代下来，退出了流通。既然“良币”退出，通货更不够，结果就是劣币更受“尊敬”。说到底，通货就是帮助货物流通的。既然同样可以发挥通货功能，货币成色的足与不足，又有什么关系呢？

问题是，劣币通行会刺激更多劣币的供应。一旦越过某个临界点，通货膨胀就来了。这时，事情就发生了变化，因为市场中的人们最后总会知道，物价总水平上升，钱不值钱了，或者用中国老百姓的话说，“钱毛了”。此时，可不只是良币退出交易，连“良货”——那些具有保值功能的商品——也开始退出市场。人们偏好抢购、囤积，巴不得把手中的货币全部换成货物。这时，被驱逐的就是劣币本身了。货币当局舍不得劣币吗？人们就一并驱逐货币当局。

讲到底，无论市场还是政治里的欺骗，可以长期骗少数人，也可以一时骗多数人，但绝做不到长期骗多数人。否则，人类早就完完，经济早就完完，市场也早就完完。从长期看，唯有良币才能长久。受这个理念支配的国家、人民和货币制度，才具有长期的演化生存能力。

本书涉略的内容极其广泛，可以撞击流行观念的金融事件为数不少。若问正确的金融观念从何而来，我想在长期的金融事件与深入思考之间来来回回，恐怕是一条可取之道。

是为序。

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2013年4月于北大朗润园

推荐序

对沉睡的社会进行一场启蒙的“革命”

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字历史，却是记录皇权斗争和交替的历史。

一个以皇权为中心的垄断史中，只会以从上向下的角度记录统治的权术，因此向人们展示的是一个为了统治者的利益服务而经过加工的历史。

当各国之间的竞争不是制度上的竞争，而是皇权至上的竞争时，拼的大约是冷兵器时代的军事与经济，这种经济的对抗中，既包括了皇权统治的力度（政权的稳定性），也包括了对外掠夺的能力。

在皇权可以任意掠夺的状态下，几乎是没有什么金融发挥作用的余地的。

当中国的皇权强调的是“重农抑商”时，商人不但在社会中没有其应被尊重的社会地位，也没有其发挥调节经济增长的余地，更不用说发挥金融的作用了。

宋朝之前，中国的街与坊有着严格的规划界线，街为官道、坊为民道，所有的民间商业活动都被局限于坊间。当宋朝打破了这种严格的街与坊的限制条件，并有限地开放了市场时，经济就有了发展，虽战乱多年，但仍纸醉金迷、歌舞升平，其中就有了金融故事的雏形。

当八国联军侵华、慈禧逃离北京时，是山西的票号和钱庄让其重新回到了皇宫，并以此为交换条件让票号有了更大的流通范围。

鸦片在中国官方的记录中是一种商品，一种有毒的商品，但在英国人

的账本中却将这种商品当成了货币，以此来换取中国的瓷器及其他东西。当这种货币被禁止而无法流通时，战争就爆发了。

曾经在世界上称王称霸的许多西方帝国，无论是国土面积还是人口总量都远远不如中国，但他们的足迹能遍布大半个世界，不仅是凭借社会制度的变革，更是依靠了金融的杠杆力量。

从蒸汽机到电报，以及后来的电话，除了技术创新，背后都依赖于金融力量的推动。而皇权的垄断和计划经济都从根本上否定了市场经济的作用，因此除了抑制科幻世界的胡思乱想外，还在资本市场中扼杀了金融的支持，让那些本来弱小的技术创新无法借助金融的力量而更新和成熟，使得其常常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历史的背后无法看到的是权力之外的影响因素，如果将这些促进社会发展的因素展现在人们面前，就如同拨开了漫天的乌云，让这个世界照耀在阳光之下。于是书本中的记录变得苍白无力，曾经在几乎所有的教科书中被称为无恶不作、流淌着鲜血的资本，原来恰恰是推动世界进步的力量。

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同样借助了世界金融的力量，这种金融的力量除了让美国赢得了战争、获得了独立之外，更重要的是让美国建立了一个民主的社会制度。政府的借债让美国人明白，政府不是创造财富的工具，而仅仅是分配财富的权力，因此必须将这种权力关进笼子里，才有了未经纳税人同意就不纳税的约束性条件。也正是如此，才给了市场自由发挥金融作用的权利，从而让这个只有200多年历史的国家成为了世界上的第一号强国。

金融可以告诉我们的故事有许多，最基础的是当重新认识金融在社会发展、政治统治、经济技术进步和国家制度变革中的作用之后，人们会发现，过去政治价值观下的历史可以重写了。

我之所以推荐王巍的这本书，正是由于我们在许多问题上有着相似的认识。当我们共同举办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时，就是希望借助这个平台对沉睡的社会进行一场启蒙的“革命”，让社会重新认识曾被当作教科书的历史记录，并用独立的思考和实践的检验去纠正过去的错误，找回真正属于自己的灵魂。

不要认为金融只是货币，更不要认为金融只流行于市场，其实金融要面对的是社会制度的建立与变革。未来世界的希望不仅仅依赖于劳动创造价值，更依赖于自由创造财富。

任志强

北京市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自序

我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闲书

2011—2012年间，我应《创业家》杂志和《财经》杂志之约开了专栏，讨论金融观念和金融史事件，陆续写了二十几篇文章。这些文章发表后，不断被各种网络媒体转发，引起了业界的注意。我也有机会应邀在长江商学院的课堂上开了几次课，有很多企业家朋友选修，这是出乎我的意料的。此次得到出版社青睐，结集出版，很是忐忑。我本商人，非金融学出身，更与历史学无缘，只是参与创建了几个与金融相关的博物馆，因此拔帜登场，自然会令庙堂高人贻笑，至少也会落个跨界忽悠、投机取巧之名。好在我一向行走江湖，内心执着，低级错误犯得太多了，再多犯一个也不会受伤害的，何况因此也会得到高人指教。孜孜向学，何其乐也。

需要坦率报告读者的是，创建并管理金融博物馆并非我的初衷，不过是侧面推动而已。不期在筹备金融博物馆的过程中了解到，我们几乎已经没有像样的金融史家了。出现这种状况有几个原因：第一，中国文化里“士农工商”排序中，商一直地位最低，商业史本就很少被整理，金融史料更是缺乏，民国以来就没有这方面的研究积累；第二，共和国以来的金融学者基本上以意识形态统领学术研究，缺乏客观立场。加上中国金融业态始终置于财政管理之下，时而取消，时而恢复，没有连续历

史周期，也难有真正的金融史专家产生；第三，近30年来，人们更重视市场开拓和财富积累，金融史专业没有市场前景，大多数院校已经取消这个专业，教授们也改弦更张。所以，当下的金融史观是一个空白区域，偶有专著也多是所谓的阴谋论和文学戏说。

再需要坦诚报告读者的是：本书不是金融史，缺乏严谨的文字和资料考证；更不是金融思想史，因为没有太多的知识资源和思想资源；当然，也绝不是故事和戏说，笔者长达30年的金融历练和学习过程还是可以保证有个知识底线的。我愿意称之为“金融观念史”，缘于我们有太多的金融观念似是而非。而建立在这些糊涂观念基础上的思维模块混沌不清，但常常潜意识地支配着我们的金融思想。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启蒙，金融观念的厘清是唯一的起点。这本书就是为年轻人，也包括企业家和金融家们讲述金融历史和观念的。

为什么要面对年轻人讲述金融历史和观念呢？年轻人是拥有不屈不挠的精神、怀着极大的梦想、勇于开拓创新的一群人。他们从无到有，面向的是未来，向未来发掘并创造财富。在这些成功的年轻人背后，金融的观念和资本的支持始终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意大利著名科学家伽利略在研究力学和物理学的实验过程中，得到了佛罗伦萨银行家美第奇家族的资助；瓦特在发明蒸汽机的过程中几度资金缺乏，幸而得到工厂主博尔顿的投资；J.P. 摩根相中爱迪生这个从小被嘲笑为“弱智”的天才少年，联合一批投资者共同资助了他的发明，人类这才开始了电灯的使用；再看看比尔·盖茨和马克·扎克伯格，微软和Facebook成功的背后也同样是金融的创新、资本运作的力量。

创新源泉的另一个重要方向，就是面向历史的发掘。每一次回顾历史都可能是一次观念的清理和创新。研究和发掘新的史料，也是一次价值观的梳理。克罗齐讲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重新发现历史，建立当

下社会观念与历史价值的承继关系，这是奠定创新思维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要在前人的肩膀上瞭望未来，不是简单地忽略或者漠视历史积累，不断复制曾经的创新过程。当今社会，创业者的主体是80后一代，他们代表着未来。而我们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用了大部分的精力和时间改变固有的旧体制，所谓杀敌一万，自损三千。尽管我们在中国资本市场上留下了一抹足迹，但毕竟已是伤痕累累。如何消除自身残留的旧体制痕迹，给新一代人创造更好的未来环境，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和义务。

在高度监管的体制下，金融作为一种拥有特殊地位的行业被不断神秘化，离大众生活越来越远，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金融简单地说，就是一种制度安排。它帮助资金融通，让项目能找到钱，让钱能投到合适的项目中，让百姓生活更加便利，让企业家能够自主创业。**但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金融这个看似简单的工具被赋予了太多特殊的含义，严密的金融监管体制使得很多自由有效的金融渠道被封锁，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让金融行业变得更加故步自封。好的金融制度要保证渠道畅通和融资成本的合理。Access（渠道）和Cost（成本）便是金融改革的核心。

在中国金融博物馆的开馆铭义中我曾提到，金融是一种制度，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价值的取舍，更是一种充满激情的朗朗大道。只有稳定而有效率的金融制度才能平衡投资者和创业者之间需求与供给的关系，在这种平稳的金融环境下，才能更有精力放眼未来，借助未来的资源提升今天的生活品质，培育具有安全感的生活态度。

建立正确的金融观念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现今社会中充斥了金融阴谋论。鼓吹阴谋论的人实际上是对风险的不理解，他们恐惧变化、抵御变化。他们更习惯用一种妖魔化的方式描绘金融市场前景，煽动大众情绪，阻碍理性分析和创新发展的进程。比如2007年次贷危机，很多人悲

观地认为华尔街垮了，金融市场就此崩溃。但是如果了解了金融的历史，就会在冷静地思考后知道这并不是崩溃，而仅仅是金融发展中的一个小挫折，新的金融创新的机会正在孕育和发生。就像20世纪20年代早期航空运输行业中坠机事故频繁发生一样，如果人类因此只看到这种交通工具的风险性，而没有坚持继续完善和发展它，又何来今日安全便捷的航空产业？所以创业者要在复杂多变的金融环境中始终保持自己清醒的判断和理性的认知。

我希望能和读者们共同回顾一系列与金融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再现金融历史场景，体验金融观念，把握历史进程中人们意识形态的进化节律。例如，辛亥革命背后的金融导火索、中日甲午战争的金融对决、王莽改币导致的王朝崩溃、科学家牛顿的皇家造币主管生涯，等等。凯恩斯讲过，如果以货币的角度发掘历史，整个历史将会被颠覆。当然，观念的调整也会不时地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随着新的资料和新的角度出现，我们也会不断调整自己的看法，这也是我要出版这本书的目的。

另外，我也希望能和读者朋友们有一个彼此的互动，如果你对任何金融历史事件感兴趣，都可以发邮件与我联系，一起加入讨论并发掘更独特的视角。书中的许多内容都取材于中国金融博物馆在天津、苏州、北京三个场馆的展品。我特别感谢《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李超和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秘书长渔童两位同学的推动、资料协助和文字整理。李超的工作大大提升了这本书的内容质量。

最后还要特别声明的是，尽管本书并非学术之作，但依据史料的态度却是严谨自律的。在广泛利用互联网的便利和中、英、日三种语言阅读的能力之上，笔者尽可能地参考了重要的相关金融史资料。但是史料浩如烟海，盘根错节，基于本书的写作目的，笔者还是整理了一个大体参考书目（见本书最后），避免各位见木不见林。此书目也同时挂在中国

金融博物馆的网站上，期待大家一起补充。特别感谢周其仁教授，这是出于他的建议。

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自2011年7月启动以来，举办了近30场活动。有15000人到场，50多位在思想界、商界、艺术界和政界享有盛誉的导师贡献了自己的心得。我的想法受益于他们，因此本书的全部稿费将捐赠给书院，这也是步了书院理事长任志强的后尘。

王 巍

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

E-mail: wangwei@mergers-china.com

2012.12.12



Contents

目录

- 推荐序 为什么金融观念很重要 周其仁
推荐序 对沉睡的社会进行一场启蒙的“革命” 任志强
自序 我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闲书 王 巍

第一章 地中海三个帝国攻城略地的金融动力 / 001

历史常常留下伟大的人物和战争传奇，加入神话和民族意识形态的密码，但刻意洗清背后操控和支撑的一个重要因素——金钱。

第二章 恶性通货膨胀毁了古罗马帝国和现代政府 / 011

货币的价值依赖政府的权力和信誉，一旦政府违背货币规律，急功近利，那么恶性通胀爆发之日，就预兆了政府的垮台。

第三章 宋代交子与欧洲纸币的来龙去脉 / 021

政府的强势决定了货币的强势，强势货币成为政府调动社会资源、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纸币率先在中国出现，暗合了中国的社会形态，也预兆了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结构。